阿育王經卷第九　　寫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神撫山禪昌寺常住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第九

虎子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大醍醐
山那哆婆哆寺去寺不遠有一虎生
子不能覓食飢餓困苦即便命終優
波笈多以精進慈悲與虎子食優波
笈多有五百弟子未得道果白其師
云何乃與雜衆生食其師荅言善男
虎子壽命短促將欲近死優波笈多
子為解脫因故彼弟子聞心生疑怪
雜處衆生云何而得解脫因緣彼諸
語虎子言一切行无常一切法無我
涅槃寂靜汝於我所當生信心於畜
生道應生厭離時彼虎子於長老所
心生信敬生信敬已即便命終於摩
偷羅國生於人中乃至七歲優波笈
多教化令其出家於七年中得羅漢
果以神通力採種種花供養優波笈
多是時優波笈多與諸弟子而自圍
繞羅漢弟子從空中來即住其前彼
未得道五百弟子白其師言此我同
學其年尚少云何已得神通功德時

繞羅漢弟子從空中來即住其前彼
未得道五百弟子白其師言此我同
學其年尚少去何已得神通功德時
師答言此是先虎子汝先所聞去何
與此衆生食者為見我聞法故今得
此果時優波笈多即為五百弟子說
法於是五百弟子深生慚愧斷除煩
惱得阿羅漢果

牛味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男子於佛法出家常
畏生死而不得涅槃生心念言誰能
說法教化於我若有人能說法教我
當得涅槃其聞摩偷羅國世尊所記
教化最勝弟子名優波笈多聞已往摩
偷羅國至優波笈多處到已礼足合
掌白言長老佛已涅槃長老今者應
作佛事為我說法是時優波笈多見
其後身畏生死皆復見其身從遠處来
羸瘦疲極語言善男子消息汝身其
本所食唯食乳酪摩偷羅國有種種
飲食而无乳酪優波笈多教其從別
路行彼路中遇見衆多女人持乳酪
漿蘇等欲從他國入此國彼諸女人
即問長老何故羸瘦答言姊妹我生
南天竺恒食乳酪此摩偷羅國有種

即問長老何故羸瘦答言姉妹我生南天竺恒食乳酪此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无有乳酪是故羸瘦時彼女人於數日中人人各與乳酪蘇等令其身壯時優波笈多為其說法彼勤精進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語言汝取一籌著石窟中即便受教

南天竺人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人婬他婦恒往他家其母不聽而語之言若人為此惡行則無惡不作其人生瞋即害其母害已往至他國至彼國已不得具足五欲以不得故深生憂惱即於佛法出家通達三藏成就多聞與諸弟子圍繞共至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優波笈多處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之見其害母以罪重故不能見諦不得道果雖復遠來不相慰問時彼比丘心懷慚愧從此遠去優波笈多五百弟子未得道者見是事故於其師所不生歡喜作是思惟和上少智見老比丘其心闇鈍而為說法令此比丘聰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屬隨從而不為說是時優波笈多見弟子意於其起瞋又見其心應為和上舍那婆私教

說是時優波笈多見弟子意於其起
瞋又見其心應為和上舍那婆私教
化降伏是時舍那婆私住罽賓國觀
優波笈多其今教化作佛事不即見
其五百弟子心生嗔惱不敬其師見
已思惟優波笈多何故不教化之又
復深觀見其非是優波笈多之所能
化應是我化時舍那婆私以神通力
往至彼寺優波笈多遊行出外舍那
婆私即入其寺鬚髮皆長其衣麁弊
優波笈多諸弟子等見已說言无知
老人從何所来入我師寺前聡明比
丘通達三藏和上尚不為其說法汝
今老鈍豈當為說是時舍那婆私入
寺已於優波笈多眠處坐優波笈多
弟子見已而嗔以手曳之而不能動
猶如須弥即欲罵之而聲不出乃至
白優波笈多言有一貧老比丘入和
上寺坐和上牀優波笈多弟子言
除我和上無有能坐我牀是時優波
笈多還寺已以最勝恭敬供養和上
舍那婆私自取小牀於師邊坐乃至
優波笈多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
上師然其智慧猶不及我和上時舍
那婆私見其意即便思惟云何方便

上師然其智慧猶不及我和上時舍
那婆私見其意即便思惟云何方便
爲彼除慢見已自舉右辟手出牛乳
告優波笈多善男子此三昧云何優
波笈多荅和上言我今不識此三昧
名和上語言名龍頻呻三昧第二時
復更出乳復問言此三昧云何優波
笈多荅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上
語言此名青和合覺支三昧乃至廣
說諸三昧優波笈多語和上言是我
智慧境界和上則說非我境界則不
說之乃至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
男子是三昧佛智受持辟支佛不聞
其名是三昧辟支佛智慧受持舍利
弗不聞其名是三昧舍利弗智受持
目揵連不聞其名是三昧目揵連智
受持摩訶迦葉不聞其名是三昧我
和上智受持我不聞名舍那婆私又
言善男子我涅槃時此三昧法一切
皆失又世尊本生有七万七千名亦
復皆失一万阿毗曇法亦復皆失是
時優波笈多諸弟子聞此懊惱即便
思惟此比丘智慧勝我和上即滅憍
慢舍那婆私教化說法彼諸弟子悉
得阿羅漢果

優舍那婆私教化說法彼諸弟子悉
得阿羅漢果

尒時長老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和上入涅槃和上付我入涅槃我今付汝當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護於此摩偷羅國有人當生名締微柯其當出家此法藏當付之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法藏音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四威儀入火三昧入三昧音有種種花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其身端嚴辟如有山一邊出水一邊出火舍那婆私以種種神力令諸比丘及諸檀越心得開解作是化已即入涅槃如水滅火是時優波笈多及一万八千阿羅漢弟子供養其身為作塔廟

北天竺人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世尊法中出家多聞智慧通達三藏說法美妙在在至處一切諸人請其說法即為諸人三種說法常自思惟誰能為

我說法令我得道其閒摩偷羅國有

為諸人三種說法常自思惟誰能為

阿育王經第十卷　第十丈　寫

我說法令我得道其聞摩偷羅國有
比丘名優波笈多无相佛教化第一
佛之所記聞已往彼國至那哆婆哆
寺到優波笈多所說言世尊已涅槃
長老令作佛事為我說法即說偈言

佛有大慈悲　已入於涅槃　汝令作佛事
世間癡盲冥　汝作智慧光　如日明照世
世間无餘師　唯汝以為師　化弟子最勝
長老應化我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其心見其最
後身深畏生死何故前身而不得聖
法即見其緣未具足故優波笈多為
其作緣令得具足又見其心樂欲坐
禪不欲說法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
若汝能受我教我當為說彼答言我
當如是優波笈多言汝今當說三種
法彼又問云何修多羅我應當說優
波笈多言於多聞五功德一者陰方
便二者界方便三者入方便四者因
緣方便五者說法化人不待他教我
已教汝說三種法乃至次第說法說
法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
窟中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八丈　寫

提婆落起多（翻天護）因緣

法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
窟中

提婆落起多翻天護因縁
是時天護商主住陸求那翻不解國常樂
布施於佛生信欲往入海而作師子
吼若我從海安隱得還我當於佛法
中作五年大會乃至一切諸天聞其
語而受持之其國一切無不聞知說
言天護商主作師子吼我從海還當
於佛法作五年大會是時有一阿羅
漢比丘尼住彼國思惟觀察天護從
海安隱還不即見其人安隱得還復
見其還已於佛法作五年大會又見
會時幾僧和合即見其數一万八千
皆阿羅漢學人倍多凡夫無數於彼
衆中誰為上座即見上座名阿婆陁星名
復觀阿婆陁上座為是阿羅漢為
是阿那舍為是斯陁含為是須陁洹
即見上座是凡夫人又觀其人為精
進為懈怠見其精進即便思惟欲往
問之為欲自益為欲益他見其自作
利益乃至羅漢比丘尼至彼僧伽藍
至已次第從上座礼而說言大德汝
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以我為
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年

少比丘剃除鬚髮乃至剃竟比丘尼

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年

少比丘剃除鬚髮乃至剃竟比丘尼
復更思惟此大德解我語不即見大
德不解語意復至僧伽藍次第礼拜
說言大德汝不端嚴上座思惟我已
剃鬚髮竟去何猶不端嚴復更觀身
見其衣服麁弊喚年少弟子更浣染
之染治既竟著已端坐比丘尼復更
思惟大德解我語不即見大德不解
其意乃至三過羅漢比丘尼復至僧
伽藍次第礼拜說言大德不端嚴乃
至大德生瞋我已剃鬚髮及浣染衣
竟去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白大
德言云何以此為佛法莊嚴若得四
果此為佛法莊嚴復次大德聞商主
天護作師子吼我從海中安隱得還
當於佛法作五年大會不大德答言
聞復問大德知彼會時衆僧數不答
言不知比丘尼白說會時僧數有一
万八千阿羅漢學人復倍凡夫无數
大德是凡夫為第一上座在羅漢衆
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大德聞此語
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泣答言
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而說

偈言

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而說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乂　張

偈言

如来法可見　无有於時節　欲得於解脫

一切時與果

復次大德當往鄣哆婆哆寺彼有比

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我弟子中

教化第一是時長老比丘次第往至

摩偷羅國鄣哆婆哆寺優波笈多見

長老来即出迎之語言大德洗足消

息比丘荅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

多時優波笈多弟子語言大德此即

是優波笈多来迎大德比丘聞已心

生歡喜即便洗足優波笈多即教化

之為覓檀越洗浴飲食種種供養

語維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

禪處乃至一万八千阿羅漢悉入禪

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而便

睡眠時維鄣取燈以置其前而復彈

指比丘覺寤便欲捉燈時優波笈多

入火三昧如是一万八千阿羅漢悉

入火三昧比丘見已心生歡喜而說

偈言

一切諸比丘　跏趺坐於地　譬若於磐龍

光明如燈樹

乃至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是時比丘

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還

一切諸比丘　踊躍
光明如燈樹
乃至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是時比丘
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還
其本國阿羅漢比丘尼見比丘已至
往僧伽藍礼拜說言今日大德莊嚴
比丘荅言姊妹以汝力故乃至商主
天護安隱海還作五年大會是時會
中一万八千阿羅漢和合學人一倍
精進凡夫無數大德上座為天護呪
願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鷄婆跋多柯
鷄跋耽婆鼻婆底乃至五年功德究
竟亦如是呪願商主天護問上座世
尊種種說法上座所說多跋多柯提
拔多柯鷄婆跋多柯鷄跋耽婆鼻昇
婆底而无有異上座荅言善男子我
思惟汝功德呪願於過去世九十一
劫我等為商主經營大舶入海取寶
令滿此舶還閻浮提是時海中遇大
風吹舶令墮沙海我等為毗婆尸佛
正覺聚沙為塔以跡寶物供養此塔
是時諸天示我道路我等即復莊挍
大舶大人語言七日有大水來當將
汝船入閻浮提乃至七日有大水来
將我大舶入閻浮提以我作此沙塔
百緣經第九卷　第十二丈　寫
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以是因
緣我今得阿羅漢果女人今此共

汝舶入閻浮提入至一
將我大船入閻浮提以我作此沙塔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二丈
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以是因
緣我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一
万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
无數於三寶所已作供養是故我說
呪願多跋多柯 從翻彼時 提跋多柯 是時 鷄
婆跋多柯 從此時 鷄跋耽 是時 婆鼻婆底
生 復次善男子生死苦无窮汝當於
佛法出家乃至天護出家得阿羅
漢果

我見婆羅門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鄉哆婆哆寺
摩偷羅國有一婆羅門常起我見鬪
佛弟子言有人可造生死不佛弟子
答言婆羅門當往鄉哆婆哆寺彼有
比丘名優波笈多常說法無我時婆
羅門往彼寺優波笈多為四衆說法
優波笈多見婆羅門說無我偈

世間无有我 亦復无我所 无人無壽命
唯有生死心

是時婆羅門聞說無我法我見即斷
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為其
說法婆羅門精進思惟即得阿羅漢
阿育王經第九卷 第十三丈
果婆羅門已作所作乃至取籌置石
室中

果婆羅門已作所作乃至取籌置石

室中

睡眠因縁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
有一善男子依優波笈多出家常好
睡眠優波笈多說法亦復睡眠時優
波笈多教其往禪處至已樹下跏趺
而坐猶故睡眠乃至優波笈多以神
通力於其四邊化作深坑深一千肘
以驚怖之是時比丘見此深坑即便
驚覺時優波笈多復化作路令其得
行是時比丘隨路而出往優波笈多
處優波笈多復令其往至彼住處比
丘咨言和上彼有深坑深一千肘優
波笈多言此深坑小生死深坑最為
廣大所謂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人
不知四諦則墮其中是時比丘復往
彼樹下跏趺而坐其心思惟恐有深
坑不復睡眠以怖畏故思惟精進除
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
室中

給事人因縁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
有一善男子東國人於佛法中出家

能為給事所至寺處諸比丘等令其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illegible]
有一善男子東國人於佛法中出家
阿育王經卷第九 第十四丈 寫
能為給事所至寺處諸比丘等令其
作給事諸比丘言若有檀越至汝處
者汝當教化令其作功德乃至給事
教化疲極思惟言誰能為我說法教
化閻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
佛所記教化弟子中寂為第一即往
其處至已礼足合掌說言大德佛已
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
波笈多思惟見其寂後身能畏生死
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
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若更為給
事因緣當足復見疲極不作給事優
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為說
法荅言如是優波笈多言汝當於衆
僧更作給事荅言大德我於摩偷羅
國人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
言汝能早起入國不荅言能入比丘
又問此寺衆僧其數有幾大德荅言
有一万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
凡夫无數是時彼比丘即為一切衆
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脩道業時
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
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
阿育王經卷第九 第十五丈 寫
見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礼

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
見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礼
足礼已問言大德從遠近来比丘荅
言從東國来長者問言為何事来比
丘荅言我来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
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為僧給事我今
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
長者語言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
代汝給事衆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
我悉給與乃至比丘與長者共取飲
食等供養衆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
惟所作功德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
置石窟中

工巧因縁

尒時東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
家善能工巧在所至處一切衆僧令
其造作寺舍屋宇日日不息生大疲
極即自念言我欲坐禪思惟佛先已
說一切比丘應坐禪脩道不得放逸
即自生心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
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
記教化弟子中最為第一即往其處
礼拜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
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
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
得聖道見因縁未足云何方便令其

礼拜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
今作佛事為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
其家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
得聖道見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
滿足見其更為工巧因緣當足復見
其疲極不能作工巧優波笈多言善
男子若隨我教當為說法荅言如是
優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當於
彼起寺佛已說此言若有地未起寺
處若人於彼能起寺者當得梵功德
荅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不知誰精
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善男子汝能
早起者承持鉢入國不荅言如是乃
至早起持鉢入國是時有一長者從
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
今見之見已礼足問言大德從遠近
来比丘荅言從東國来長者問言為
何事来比丘荅言我来至優波笈多
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語我若有
地未起寺處汝當起寺我今不知摩
偷羅國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言大
德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為比丘種種
辦具是時比丘與長者有未起寺處
欲為起寺共長者捉繩量度繩未至
地即於其中思惟所作功德除一切
煩惱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
室中

地即於其中思惟所作功德除一切
煩惱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著
室中

飲食因緣

尒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
笈多所出家為貪食故不得聖道時
優波笈多言我明當與汝食至明日
以一器盛滿糜一是空器𢌿置其前
而語言汝當取食令此器空又語言
使此糜冷稍稍食之此比丘以貪食
故而多欲食又以口吹令冷如是一過
二過白和上言我已冷竟優波笈多
復言汝雖能令乳糜冷而汝心有欲
愛火熱汝復令冷汝貪欲熱以不淨
觀為水除此心熱着愛飲食當如服
藥時此比丘食此糜竟即便吐出滿
於空器優波笈多言汝當食之比丘
白和上此吐不淨云何可食優波笈
多復語言汝今當觀一切法不淨猶
如涕吐時優波笈多即為說法聞法
竟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
置石室中

少欲知足因緣

時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

家少欲知足不樂榮華不以蘇油摩

少欲知足因緣

時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
第十八丈　寫
家少欲知足不樂榮華不以蘇油摩
身不湯水浴不食蘇油常畏生死為
四大无力故不得聖道即生心念誰
能為我說法閻摩偷羅國有比丘名
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
為第一即往其處合掌礼敬說言大
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為我說
法時優波笈多見其㝡後身畏生死
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即便見其
四大无力故常樂養惡不願榮華時
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當隨我教我
當為說荅言如是優波笈多為其教化
令諸檀越設種種飲食洗浴衆僧又
語年少比丘汝當為此比丘洗浴時
年少比丘以蘇油摩其身以湯水洗
浴食時至以種種美食與之是比丘
食竟數日之中身有氣力是時優波
笈多為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即
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羅剎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男子啓其父母求欲
出家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礼足白言
大德我得佛法中出家作比丘受具
第十九丈　寫
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脩行梵行優

大德我得佛法中出家作比丘受具

第十九丈 寫

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修行梵行優波笈多見其於身為愛所縛語言善来我當與汝出家其人聞已礼長老足欲還其家即於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家或有留難不得出家於其路中有一神廟便在中宿優波笈多即以神力作二羅刹一持死尸入於廟中一則空往既入廟已共諍死尸一言我得此尸一人言我得此尸於是二羅刹互共相諍既不自决而問此人誰將此尸来入廟耶此人思惟若我實言彼空来者必當殺我若不實語將尸来者復應殺我乃可受死不應妄語即語鬼言是彼將来時空来鬼即牽其髀而欲食之將尸鬼者助其牽掣令得免脫又牽其脚而欲食之將尸鬼者復助牽掣令得免脫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經二日後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為其出家精進修道即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阿育王經卷第九